

續古文辭類纂

冊三

卷之四

四

續古文辭類纂卷六

中編之一

傳狀類

史記項羽本紀

史記依金陵書局正義合刻本

張文虎校集解索按原本蓋作蓋戚

作威候作候諡作謚島作島生旁皆作缶今悉依之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

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

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

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

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

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

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

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

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

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

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
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
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
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
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
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
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
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
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
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
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
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
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
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

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

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十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

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午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閒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

雖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
 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
 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
 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
 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
 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
 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
 項梁死。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
 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
 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
 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
 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
 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

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

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

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餓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

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

姚纂已入書說

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

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

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

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日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鮒生說我曰。距

關母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入，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

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闕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

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